

赤日炎炎的夏天，在古老的中国大运河出海口——甬江南岸驻泊着一艘艘满载海鲜的渔船，一群头戴草帽、打着赤膊的“冰农”，挑着一担担冰块，逶迤竟走在江边的小道上。身上挥汗如雨，担上冰块却冒出一团团的冷气。那是一番何等喧闹的景象！

冰舞，是的，六月冰舞，这是一场“力的角逐，冰的舞蹈”，这是运河畔遗落的一道风景。

“冰厂跟”，一个同样遗落在甬江南岸的地名，它与江边坡延数公里的近万座冰窖相关。

我在少年时代见识过的“六月冰舞”、沿江林立的“万亩冰田”以及数以万计以此为生的“冰农”，随着岁月流逝，渐渐隐入甬江两岸人们的记忆中。

冰厂跟，遗落在大运河出海口的辉煌

车
弓

中国制冰的历史可追溯到先秦

穿过2000多年重重的历史浓雾，我仿佛听见先哲庄子击鼓吟唱：“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，我其内热欤？”无独有偶，现代学术奠基人之一的梁启超，给自己的文集命名为《饮冰室文集》。这位“公车上书的鲋君子”，固执地认为：“清火者，是谓败火去邪，医治世人与社会久留心头的荼毒也。”

在中国古代，冰，是贵族消暑清热的奢侈品，中国制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。据《周礼》记载：王室为保

硝石制冰和冰淇淋的传播

制冰与藏冰一样源于中国。有史记载，唐朝末年人们在生产火药时开采出大量硝石，并发现当硝石溶于水时，可使水温降到冰点。这一发现使人们可在夏天制冰，并把制冰作为职业用于生产中。

当人工制冰成为事实后，市场上很快出现了“冰鲜”。与此同时，人们向冰罐子里放入糖、各种水果等，使冷饮食品丰富起来。相传北宋末年，夏日街市上有“雪泡豆儿水”“雪泡梅花酒”出售。《清明上河图》中出现的“冰

古代宁波制冰业与近代工业文明雏形

宁波大规模制冰始于明代。嘉靖年间，松江府崑山人郑若曾在《江南经略》中记载：宁波黄市洋一带，有冰荫（即冰厂）四五座专为渔船供应冰块。清人徐兆曷在所著乡土文献《四明谈助》中这样描述“冰窖”外形：“冰厂窖田覆草，中脊建瓴，前后峻削，如马鬣封然，不至积而渗漏，地上籍之以草，通长沟，冬月抬冰至满，必使封固周密，旁不通风，下可泄水，庶无消化之患。至夏日应用，每日江船运开，诸厂皆然，连绵十余里不断。”清代鄞县诗人李邨嗣也对浙东一带的天然冰吟诵道：“鱼鲜五味偏增，积冻中舱气自凝。未出洋船先贵买，几家窖得一田冰。”

宁波“冰厂”在清代时已很兴盛。徐兆曷在《四明谈助》卷二十八中，记载了位于运河出海口“甬江贩卖鲜货”的现象：“甬东滨江居民，多以藏冰为

独特的“城市记忆”不会消失

宁波“冰厂”在当时是具有组织结构、资本和规模的近代企业。1927年5月21日的《时事公报》上有一篇题为《冰船业同盟会成立》的报道，详细地介绍了该行业的组织状况和经营、资本构成状况：“本埠冰船业工人同盟会假江东二眼桥开成立大会，到会者三十余人……推选余宝裕、范阿朝、林银仁、金阿多、范尚水、钱国华、林云生七人为执行委员。”又载：“下白沙对岸梅墟

B1-B4 四明周刊

证夏天有冰块使用，设立了一个叫“冰政”的机构，负责人称为“凌人”。宋代高承编撰的《事物纪原》中也有记载：“《周礼》有冰人，掌斩冰，淇凌。注云：凌，冰室也。其事始于此。”

这应是世界上最早的“冰厂”，也就是冰窖。远在商代，人们就在寒冬时把室外冰块存放起来，供来年夏季冷藏食物之用。《诗经》记载：“二之日凿冰冲冲，三之日纳于凌阴。”北魏郦道元

摊”，想必就是出售这种冷饮食品的。及至元代，大都（北京）商人们甚至在冰中加上果浆和牛奶出售，这已和现代的冰淇淋十分相似。

据传，1275年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来到中国后，常被忽必烈召进皇宫，他在讲述欧洲各国历史、风俗、现状的同时，也品尝了中国冰饮。他很快就喜欢上这种消暑饮料，在沿运河和海岸线考察的旅途中，常带着它。后来他把制作冰饮的技术带回了意大利，并迅速流传

业，谓之‘冰厂’。夏初凿取，以佐渔鱼行远。贩夫冰船，多系于芥子庵道头。”

19世纪英国摄影家约翰·汤姆逊在游记《中国与中国人的影像》里描述了初夏时节轮船在甬江上航行的见闻：“江岸上那一排排连绵不绝的冰屋，里面贮存的冰用于夏时给鱼保鲜……”与此同时，将中国茶叶引入印度的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·福钧，则对甬江南岸绵延十里的“冰库”充满了好奇：“乍看上去，很像英国的干草堆。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构造，竟然可以在夏天很好地保存冰块。”

宁波“冰厂”在民国时蔚为大观。据1933年的调查统计，当时鄞县人口68万，直接或间接从事制冰业的不下万人。省立宁波民众教育馆有份详细调查报告，记载了1936年鄞县“下白沙对岸

地方，和丰纱厂东沿江数里，有无数累累方锥形之草棚者，即天然冰厂也。当其盛时，梅墟一带有七八百厂之多。”

每年夏日“出冰”时节，是冰厂主和冰农的节日，人们会在晒谷场搭上戏台，请上戏班子，为大半年的辛苦劳动进行庆贺。

宁波作家石志藏，曾撰文介绍他小时候“挑冰”的情景：寒冷的冬天清晨，当多数人尚在被窝里做梦时，村子里就有人高叫“挑冰喽，挑冰喽”，于是，男劳力纷纷起床去挑冰。之所以选择在早上挑冰，一是早上天气冷，冰不会融化；二是集体经济时代，挑冰是“副业”，大约5分钱一担，并且是不记“工分”发现金的，所以男劳力视挑冰为“赚外快铜钿”，虽然很辛苦，但大家的积极性很高。冬天挑冰时，要穿上厚厚的上山袜，再穿上草鞋，先到冰田的“冰河头”，即在冰田一角挖一米多深的凹处，便于捞冰。天气冷的年头，一边捞上冰，一边又结上了薄冰，可重复利用……

“冰厂跟”的逝去，对宁波人来说既突兀又平常。20世纪80年代末，随着冰箱、空调等电器的普及，冷藏、冷冻技术的成熟，冰库机械冰的出现，以及城区扩建和道路改造，成千上万座像碉堡一般的冰窖，仿佛突然之间消失了。

的《水经注》，生动地记录了建安十五年（210年），曹操在河南邺城大兴土木，修建了铜雀、金虎和冰井三台。至清代，朝廷和官府藏冰的规模颇为庞大，《大清会典》记录当时紫禁城内共有5口窖，藏冰25000块；景山西门有6口窖，藏冰54000块；德胜门外有3口窖，藏冰26700块。

与藏冰相关的，则是朝廷“赐冰”和“颁冰”制度。现存文献《夏小正》记载：“颁冰也者，分冰以大夫也。”《燕京岁时记·颁冰》上说：“京师自暑伏日起至立秋止，各衙门例有赐冰。届时由工部颁给冰票，自行领取，多寡不同，各有等差。”

开来。

当时意大利有个叫夏尔信的商人，开了一家制作冰饮的小店铺，开始尝试在马可·波罗从中国带回的冰饮配方中，加入橘子汁、柠檬汁等，制作出口感更好的冰饮，被时人称作“夏尔信饮料”。法国有一位皇后叫卡特琳，喜欢尝试新花样的食物。1506年夏季的某日，厨师在皇后要吃冰饮时忽发奇想，把奶油、牛奶和各种水果、香料掺杂到水中，使其冷冻成半固体状态后，刻上花纹献给皇后。这样，装饰了花边的冰淇淋就诞生了。后来，冰淇淋走出皇宫，走出法国，传遍了欧洲、美洲和世界各地。

梅墟地方，和丰纱厂东沿江数里”等地，“有大小冰厂二百计余”“可容纳冰一万二千担至一万六千担者有五十余厂，可容纳八千担至一万担者有七十余厂，其余可容冰四千担至七千担。”《中国实业志·浙江省卷》详细列举了当时鄞县宗茂记、葆记、楚记、谟记、秀记、运记、采记、兰记、舜记、梅号、南号等20家冰厂的资本及地址情况。镇海、定海、象山等地也有众多的冰厂。据《鄞县通志·食货》记载：民国初期（1911年），“甬江渔船，当渔汛期至，由奉化江扬帆而来，经过东乡、梅墟，必购冰贮藏下，使船载重，始可浮海。及在定海洋面渔获而归，将贩甬上之渔行也。又经过其地，则再冲冰，使鱼味鲜美，且可以持久。故梅墟一带沿江十里之地，栉比而立者，皆锥形草盖之冰厂。”

其时，宁波“冰厂”有近万座，占地约万亩，在甬江南岸绵延约十里，从业人员超过万人，制冰业名副其实地被称为“浙东第一产业”。

但这份独特的“城市记忆”不会消失。随着世界文化遗产——中国大运河工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，随着冰厂跟文化展厅的开馆，遗落在运河出海口甬江两岸的风景也重回人们眼前……

2016年1月，世居冰厂跟旧址的余茂大（南宋名臣余天锡后人）到天一阁博物馆捐献《鄞东冰厂跟余氏宗谱》时回忆说：“直至20世纪60年代，桑家村田野上排列着成群的土墩，景象十分壮观……过去梅墟一带沿江十里之地，和丰纱厂以东至镇海方向，有着数千座冰厂……”

2016年10月27日《宁波晚报》报道：75岁的市民朱勇伟在“推荐宁波最美老地名”活动中，向记者介绍了“冰厂跟遗址”（特指今日庆丰桥下的沿江一带）。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朱勇伟在渔轮厂上班，每天都经过“冰厂跟”。他清楚地记得，1983年宁波天然冰全部停止生产，那时江边尚存30多座像金字塔一样的草棚厂房，之后，它们随着城市建设逐年湮灭了。他带着记者寻踪，唯一保留着这段历史痕迹的，是雅戈尔紫玉台小区对面马路中间高高竖起的交通指示牌：“甬江公园公共停车场（冰厂跟）”。

运河悠悠，在出海口留下了一个叫作“冰厂跟”的遗址，以此证明昔日黄土文明与近代海洋文明交替更迭、剧烈冲突中的最后辉煌，它们像摩崖石刻一般，在浙东大地留下独特而又顽强的印记……

2019年，他用耳朵读书上百本——记盲人作家陈效平

崔海波/文 忻之承/摄

新年伊始，海曙区残联的工作人员为盲人作家陈效平送去了一台新的听书机，比他原先使用的那台更智能、内存更大，还能登录中国盲文图书馆。2019年，陈效平用耳朵读了上百本书。

1月6日，笔者走进陈效平的家，室内陈设简单，却有四个可供他读书的智能电子设备。工作室里有一台带音响的电脑，陈效平打开一个文件夹介绍，里面存有十多万本电子书，都是从网上找来的。好书太多了，他感觉时间不够用，所以听书基本上用1.5倍速，类似于录音磁带快进，30万字的书，一天就能听完。我在边上听了一会儿，无法跟上他的节奏。陈效平却说，已经习惯了，平时就是这么听书的。

陈效平的餐桌上有一个形状像音箱的“天猫精灵”，这是一款具有音乐播放、讲故事、查天气、购物、智能家电操控等功能的设备。中午，陈效平坐下来吃饭，习惯性地冲着它说一声：“天猫精灵，我想听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。”“好的，继续为你播报……”“天猫精灵”答复后，旋即播放真人配乐朗读的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。

另外两款轻巧便携的听书设备是盲人听书机和智能手机。盲人听书机形状大小类似老人手机，有屏幕有按键，操作方便，15G的内存，32G的储存卡，相当于一座小型图书馆。陈效平的智能手机里则安装了喜马拉雅App。

让人惊讶的是，陈效平还会制作电子书，发送到听书机上，再用语音软件转换成有声书。他说，有些自己想读的内容找不到电子书，比如说《流浪地球》，但网上有电子文档，他就把电子文档一章章粘贴到word上，用转换软件做成电子书，发送到听书机上。这样，他走到哪里都可以听，还可以分享给其他盲人朋友。说着，陈效平演示了电子书的制作流程，让我大开眼界，自愧不如。

2018年5月，陈效平牵头成立了“闻华盲人读书会”，目前已经有39名骨干会员，读书会每个月定期开展活动，共读一本好书。2019年，他们读了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《金陵十三钗》《老人与海》等十多本好书。盲人朋友们一起读书交流，还提笔写作。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，读书会举办了相关的征文比赛，规模不大，却丰富了盲人们的精神生活，增强了文化自信。



陈效平用耳朵阅读

①19世纪英国摄影家约翰·汤姆逊拍摄的宁波冰窖
②修复后的冰厂跟广场